

羅剎恩仇全傳



羅刹恩仇全傳



罗刹恩仇全传

下 册

朱贞木

巴蜀书社

内 容 提 要

朱贞木先生是新武侠小说的一代宗师。他的代表作《罗刹恩仇全传》，把九子鬼母，罗刹女、沐天兰等人在风光旖旎的西南山寨衍出的一幕幕闪烁着刀光剑影，缠绵着情仇恩怨的画卷以其精湛的笔触展示出来。小说清新与浓郁交织，淡雅与凝重相辉，仁者智者各取所需，皆有裨益。

责任编辑：何 锐

罗刹恩仇全传

朱贞木 著

巴蜀书社出版发行

(成都盐道街三号)

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 30.25 字数700千

1989年2月第一版

1989年2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0,000册

ISBN7—80523—228—8/1·94 上、中、下册

定 价：9.80元

的。将来这人不知要做出怎样奇怪的事来，真得留神她一点才好。但是映红夫人一般人心里又不同了，听得老和尚说完故事，愁上加愁！自己丈夫落在这样女魔王手内，能否平安回来，实在不敢再想下去了。

这时老和尚已喝得醉眼迷糊，才停酒用饭。片时席散，老和尚偕着他徒孙，酒气醺醺的看视金翅鹏去了。这里撤去酒席，随便散坐，品茗闲谈。映红夫人一心惦着自己丈夫，便向桑宁翁、沐天澜、罗幽澜等讨教挽救之策。

桑宁翁向沐天澜夫妻看了一眼，向映红夫人说：“夫人休息，我看罗刹夫人既然出面和他们见面，其中定有文章。他们二次会面以后便有着落。依老朽看来，谅不致有甚么风险。”

第五十五章 美男计

映红夫人虽然心里焦急，却蒙沐二公子和罗幽兰马不停蹄的赶到金驼寨；尤其意想不到的来了两位老前辈，声势顿壮，全寨人心也为之一振。正想点起全寨苗兵，邀同两位老前辈和沐天澜、罗幽澜浩浩荡荡兴师救夫；忽然罗刹夫人在本寨境内出现，似乎另有解决途径。

其实映红夫人不明瞭内中情形；无住禅师是专为救治自己徒孙来的；桑宁翁闲云野鹤一般，没有自己女儿的事，绝对不会到金驼寨来。岂肯参与其问？沐、罗两人倒是专来救应，不料一到金驼寨，被罗刹夫人现身一搅，情形立变。要看今晚三更和罗刹周旋以后，再定决策了。

映红夫人当局者迷，没有听出沐二公子答话的含糊；桑宁

翁却是旁观者清，在沐天澜说出和罗刹夫人在岭上见面时情形，便听出话有含蓄。

当晚，映红夫人指挥头目们布置好客人休息之所，无住禅师便在金翅鹏隔壁屋内休息，以便随时照看，桑荃翁则在内寨楼下另一间精室内息宿。沐天澜、罗幽澜陪着桑荃翁到了安息之所，一看没有外人，便把会见罗刹夫人实情，和今晚三更约会情形说了出来，不过把不便说的种种游戏举动略去罢了。

桑荃翁沉思了半晌，才开口道：“刚才贤婿向映红夫人说时，我早已料到另有文章。这档事，最好化干戈为玉帛。罗刹夫人这个人，我虽然没有会过面，只听无住禅师讲的，和你们两人所见的，便知道这人武功、才智和性情怪僻无不加人一等。这种人只宜智取，不宜力敌；何况投鼠忌器，龙土司命悬其手。尤其你们两人千万记住我的话，不要轻举妄动树此强敌。

“父仇不共戴天，凶手尚未授首，这是你们到滇南来的本意。但必须谋定而动，计策万全；决不可逞一时意气，轻身入险。须知一身安危关系非轻，万一身蹈不测，何以瞑九泉之目？你们处境，和江湖上只凭血气之勇的完全不同。你们把我这话仔细的想一下，便明白其中利害轻重了。”

两人回到楼上，屏退了侍从，预备翦烛谈心，喁喁情话。罗幽兰心细如发，在两间屋内前后窗户和隐蔽处所，都察看了一下，深怕那位神秘的罗刹夫人提前预匿屋内，像昨晚一般偷听他们的秘密。四周察看了一下，才算放心。

两人在自己公府里，表面上有许多顾忌，无形中有许多监视，形迹上时时刻刻要留意。到了金驼寨，映红夫人又恭维又凑趣；卧室并列，有门可通；两屋等如一室，其乐甚于画眉！真有点乐不思蜀了。不料桑荃翁一席话，两个仔细一研究，觉

得句句金玉良言；可见这位老丈人对于娇媚、娇女何等爱护情殷，用心周密了。

罗幽兰笑道：“我父亲嘱咐的意思，好像叫我们拉拢罗刹夫人。我明白父亲的意思，这叫做‘釜底抽薪’。主意是好主意，其实这计划，在别人要行起来怕不容易；在我们手上……太容易了。我可以说一句，手到擒来！”

沐天澜道：“你不要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。我看罗刹夫人这人机警异常，未必容易对付。”罗幽兰噗哧一笑，伸出一个指头抵住沐天澜心窝，笑着说：“你呀……你是装傻！只要我一眼开、一眼闭，让我们的美男子和她一亲近，怕她不手递降表，乖乖的伏在我们手心里吗？”

沐天澜把她伸过来的玉手握住，笑喝道：“说着说着又来了，看我饶你。”猛地把她推倒，一翻身压在她身上，上下乱闻，外带胳膊窝。罗幽兰最怕痒，在下面笑得四肢酥融，床榻乱响。笑喝道：“不要闹，再闹我不理你了。”

沐天澜跳下身来，把她扶起，罗幽兰一面理着云发，一面向他说：“说正经的，我决不是故意玩笑。刚才我父亲对我们说出这篇大道理来，我就想到这上面去了。我们夫妻相亲相爱，我当然不愿意有别个女子搅在里面；但是事情有轻重，罗刹夫人这个怪物，实在关系着我们祸福。要凭我们两人武功来降服她，不是我泄气，实在不是她的对手；不用说我们两人，便是我父亲出马，也未必把她怎样。刚才父亲的话，便可听得出来。我左思右想，除去我这条计策，没有第二条道。这也是一条美人计呀……”

沐天澜不等她再说下去，笑骂道：“你越说越好听了。我堂堂丈夫，变成连环计里面的貂蝉了。”

罗幽兰一扭身倒在沐天澜怀里，仰面笑说：“澜弟，你不要胡搅，我话还没有完哩。甚么计不去管他，我还有极大的用意在里面。我虽然是个女子，没有多念书，没有像罗刹夫人那样才情，可是我也有你们男子的胸襟。

“我一进你家的门，有了你这样丈夫，似乎应该心满意足。可是我看出老夫人故去以后，你哥哥是个好好先生，一切全仗你替他撑腰，才能支持门庭，克承先业。你虽然比你哥哥强胜十倍，只是年纪太轻，阅历不足。你府上养着这许多家将，无非摆摆样子，那有出色的？在这样天高皇帝远的地方，一旦发生变故，只凭我夫妻一身功夫，怕有点不好应付了。

“所以我们应该扩充羽毛物色人才，然后广结外援，互为犄角；非但要克承老大人当年的威信，还要自己闯出一点局面来，使一般悍匪不敢轻视沐公府一草一木。这样我夫妻才能安当尊荣，雄视一切；才能不负老公爷在天之灵。现在我们面前出了一个武功异众、才智超人的罗刹夫人，怎能不想法收罗过来，作为我们的膀臂呢？

“好在她对你有点一见钟情，我自己是女子，当然明白女子的性情。尤其是有本领的女子，平时对于普通男子连正眼都不愿看一眼；一旦对上了眼光，春蚕作茧，情丝牢缚。万一不遂所愿，由妒成恨，便成仇敌，除死方休！我们羽毛未丰，父仇未报，何苦平空树此大敌？你把我这番意思，和刚才我父亲说的话，互相印证一下，便明白我不是和你逗笑了。”

沐天澜静静的听她说完，朝她面上瞧了半天，然后叹口气说：“兰姊，你的苦心我全明白，而且佩服。但是，你远没有看清罗刹夫人是怎样的一个人。不错，我自己也觉她对我有点钟情；同时我也觉察她是个异乎寻常的奇女子，决不是你所想

像得到的。不瞒你说，我对她的武功未尝不钦佩，对于她的行为性情却有点害怕。现在定法不是法，等她到来，听她对我们说甚么，我们再见机行事好了。”

两人在楼上秘密商量的了半天，听得前寨刚敲二更，罗幽兰想起一事，悄悄下楼。不便惊动旁人，暗暗指使带来家将们，安排了一点精致的消夜酒肴，预备接待罗刹夫人。

沐天澜在罗幽兰下楼时，推开前窗窗户，随意闲眺。这晚刚上过一阵濛濛细雨，这时雨止月出，寒光似水，全寨分明。

这所楼房地势较高，从窗口可以望到前寨第一重门楼，苗族称为“聚堂”内设长鼓。这种长鼓是一段大木，空心镂花，为苗寨传讯报警之用，左右围墙两角。另有望楼，守夜苗兵身佩腰刀螺角，背插匣弩飞镖；轮班守望，前后都是一样。每一个望楼都高眺着一盏红灯，有时用这盏红灯作为灯号；四角望楼中的苗卒，利用它互相联络。

沐天澜凭窗闲眺，看这座苗寨内外静寂无声；只偶然听得一队巡夜苗兵，远远在围墙根和换班的一队互呼口号巡逻过去，颇有点刁斗森严的景象。心想龙土司不在，映红夫人统率全寨，居然有条不紊，也是不易。

不料在两队苗兵换班以后。一东一西分头过去当口，猛然见从围墙外面刷的窜上一条黑影。在墙上一伏身，翻身滚落墙内；倏又身形腾起，形如飞鸟，落在前寨一重屋脊上；绝不停留，好像熟路一般，几个起落已到内寨相近。

沐天澜起初距离较远，以为罗刹夫人赴约来了。等到来人直进内寨，看出来人身形体态虽然似个女子，却与罗刹夫人身段不同；背上兵刃耀光，身法极快。金驼寨并无此人，定是外来奸细，说不定冲自己来的。慌转身取下辟邪剑，来不及知会罗

幽兰，提剑跃出窗外。一提气，左臂挟剑，右掌一穿，“龙形一式”；唰的平飞出一丈开外，落在右边侧屋上。一纵身，又跃上前院一株梧桐树上；借着桐叶蔽身，细看来人意欲何为。

却见来人到了前寨和后寨衔接的一重穿堂屋上，身形一塌，贴在瓦上慢慢移动，似乎贴耳细听下面房内有无动静。树上沐天澜在未瞧清来人面目之先，不愿惊动寨内众人；一看近身梧桐树上长着不少梧桐子，暗自摘了几颗，扣在手内。留神伏在屋脊后的女子，身形一起，从后坡又跃过前坡来。

沐天澜看她胆大包身，想到寨内窥探之心，已明白表示出来；不再等她进身，一抖手，两粒梧桐子已从手上飞射出来。这种梧桐子形如黄豆，分量也差不多，那女子真还不防有这种暗器袭来。刚想飞落院心，重进后寨，不料面颊上和眉头都中了一下梧桐子。虽然分量轻，毫末受伤，面颊上也觉得微微一痛。不禁吃了一惊！嘴上不由的噫了一声，身形一转，唰的飞起。竟退出两丈开外，落在较远的几间侧屋上，脚底下依然声息毫无。

沐天澜看出此人，轻功身法有点像黑牡丹，怕她就此退去；不再耽误功夫，唰的从树上飞出。在穿堂上一接脚，越过一重院落，向那女子立身所在逼近前去。

这时那女子也看见了，嘴上低低的娇喝一声：“好，原来是你！”人却向外窜了过去，接连几个飞腾，已俏生生的立在墙头上。沐天澜剑隐左肘，业已跟踪追到；那女子向沐天澜一招手，倏地翻落墙外。沐天澜跃上围墙向外瞧时，那女子并没逃走，立在离墙五六丈远的山坡上；后面是一片竹林。

沐天澜这时看清那女子一身黑衣，背插鸳鸯钩，腰挂镖囊，面上罩着人皮面具，不是黑牡丹还有那个？立时怒气直

冲，飞落墙外；再一纵身上窜小坡。一上步，剑换右手，“玉女纫针”疾逾风雨，刷刷刷便是三剑！

那女子料不到见面便拚命，几个滑步，才拔下背上双钩；连封带锁，才把这急急风三剑挡住。接着她来了一招“凤凰展翅”，左钩向外一扫，右钩随着身形一转，呼的带着风声向沐天澜腰后横截过去。

沐天澜不得不微一退身，随势破解。她却趁这空档，忽地斜刺里退出五六步去，左钩一指，喝一声：“且慢！你这人怎的一见面就下毒手，知道我是谁呀？”

沐天澜被她这一问，倒有点疑惑不定，暗想难道这人不是黑牡丹吗？心里一疑，便按剑立定，喝问：“你是谁？”

把女子不慌不忙，右手钩往左肋下一夹，伸手扒下一层面皮，向怀里一塞；豁然露出黑里俏的鹅蛋脸，长长的丹凤眼，一道火炽的眼光，直射到沐天澜面上，谁说不是黑牡丹。

沐天澜中了她缓兵计，气得眼里出火，大喝道：“你这泼贱妇，化了灰我也认得你！”

黑牡丹说：“瞧你这么凶干什么呢？我明白上了女罗刹的当，教我做了恶人，她倒心满意足的享福了。我恨的便是那丫头！你恨我，也不怪，谁教我杀死你老子呢？可是我丈夫也被你杀死，一命抵一命，也就罢了……”

沐天澜不等她再说，大骂道：“杀死你一千一万个丈夫，也抵不了我父亲一命。泼贱妇，拿命来！”骂音未绝，一个箭步，挺剑直刺。

黑牡丹也奇怪，被沐天澜一顿臭骂并不动怒；一剑刺来，只用双钩一锁一挡，一个身子又轻飘飘的避了开去。好像不愿和沐天澜交手一般，两柄钩都交在左手上。嘴上却说：“你等

“等，我有话和你说。我并不是怕你，你也不用发狠。我如果发出煨毒飞蝗镖，我知道你无法抵挡的；但是我自知做错了事，无法求你谅解，我决不能对你再下毒手。”

“那一天，你们在破庙里过夜，飞天狐两筒煨毒袖箭左右齐发，另外还有一个人替他巡风；我如果 在场，定要想法阻止。不料你命大福大，听说有一个会使劈空掌的老道，替你们保驾，飞天狐还受点伤。听说这老道也到了金驼寨，还同来一个老和尚，这一道一僧是你什么人？你能对我说么？”

沐天澜心想：原来今晚她是暗地来探一道一僧的，我不妨把两位老前辈名头抬出来，多少和金驼寨有益无损。这泼贱妇暗器确是厉害，不妨把她绊住。罗幽兰看我不在房内，定会赶来。那时再和泼贱妇算账。

他主意想定，故作迟疑之态，半晌才开口道：“我本来和你没有什么冤仇，谁叫你杀我父亲？不用说我本身父仇不共戴天，便是你刚才问的两位老前辈，一位是武当派尊宿桑苧翁，一位是黄牛峡大觉寺无住禅师。这两位的名头，你大约也知道，这两位老前辈也恨透你们了。当年九子鬼母怎么样，你们还逃得了两位前辈手心吗？”

黑牡丹冷笑了一声，开口说：“原来就是这两个老不死的。老和尚那点功夫，有限得很；那桑苧翁来历我有点摸不清，但凭他一手劈空掌，也不足为奇。你是个初涉江湖的贵公子，你那知道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！你将来碰见罗刹夫人，便知道我的话不假了。不过……我不希望你碰见她……”。

沐天澜听得心里一动，故意说道：“她一定不是我的对手，所以你这样说。连我都敌不过，何况两位老前辈呢！”

黑牡丹听他这样说，笑得身子乱扭，连说：“对……对

“……我也怕碰见你。”一面笑，一面忘其所以的一步一步凑了过来；笑得一对长丹凤眼细细的成了一道缝。

沐天澜四面留神，不知怎的，罗幽兰依然没有到来；黑牡丹却骚形骚气的闹得不堪入目。暗想何不攻其无备，趁此报了父仇，替百姓也可以除此一害。暗地咬牙，面上仍然装着笑嘻嘻的样子，向黑牡丹笑道：“你笑什么？我看不惯你这种笑样子。恨起来，我狠狠的刺你一剑。”

黑牡丹听得又是格格一阵娇笑，柳腰微摆，一个手指几乎点到沐天澜面上来。嘴上还拖长了嗓音：“你呀……”不料语言未绝，沐天澜刷的一剑，分心就刺；劲足势疾，距离又近，照说极难闪避。好厉害的黑牡丹，在这千钧一发当口，身法依然一丝不乱。剑到胸口，只差几寸光景；猛然身子望后一倒，左腿飞起正踢在沐天澜右肘上。他右臂一麻，辟邪剑几乎出手。

黑牡丹趁势肩头着地，贴地几个翻身，已闪开七八尺去。一个“鲤鱼打挺”跳起身来，煞气满面，右钩一举，恶狠狠指着沐天澜喝道：“好小子！你竟铁了心，老娘几乎上了你的当！既然如此，怨不得老娘手辣。这也好，杀了你小子，先叫那贼人哭得死去活来；折腾个够，再取她命！不识抬举的小子，叫你识得老娘厉害。”说罢，双钩像狂风暴雨一般，杀了过来。

沐天澜一击不中，右肘反被她踹了一脚，本已怒发欲狂，这一来施展全副本领和她拚上了。这一交手，谁也不留情，招招都是煞手。钩影纵横，剑花飞舞，打得难解难分。论双方武功，一时尚难分出强弱；可是在这静夜中一场恶战，钩剑相击，未免叮咣有声；腾蹀吆喝，更是传声远处。

交手在围墙外，虽然与外寨相近，墙角更楼上的苗卒已经听到。红灯晃动，螺角一吹，已有一队苗卒举着松燎闻声奔来。

黑牡丹早已留神，双钩一紧，向前拚命一攻；倏又撤身一退，跃进了竹林。恶狠狠还要施展毒手，双钩一并，正想手探镖囊，取沐天澜性命。蓦地头上哗啦啦一阵怪响，竟在这时无缘无故的折断了一竿竹顶；一大蓬连枝带叶的竹帽子，向她头上砸了下来。她心里一惊，顾不得再取飞蝗镖，举手向上一挡，霍地向竹林里一钻，便逃得无影无踪。

沐天澜眼看她头上竹帽子无故的折断下来，也觉奇怪。等得一队苗卒赶到，分向竹林内搜查，黑牡丹早已逃远了。

这时内寨业已得报，罗幽兰头一个飞身赶来；见着了沐天澜，心里一块石头才落了地。一看他汗流满面，怒冲斗牛，慌拉着他手问道：“你和谁交手，打得这么凶。”沐天澜说是黑牡丹暗探内寨，独自追踪，一场恶战。

罗幽兰吃了一惊，恨得咬着牙，小剑靴跺着地说：“好险！好险！我似乎误了大事，真该死，我想错了。”

沐天澜诧异道：“你又是一回怎么回事。”

罗幽兰在他耳边悄悄的说：“我上楼看见你不在，前窗开着，我以为你和罗刹夫人捡一僻静处所谈话去了。我故意不去打搅你们，安心的候着。那知我想得满拧了。”

沐天澜朝她看了一眼，刚说了个“你”字慌又缩住，改口问道：“岳父惊动了没有？”

罗幽兰说：“我在窗口听得消息，几乎急死，从屋上飞一般赶来，那有工夫惊动父亲？”刚说着，映红夫人和禄洪领着许多头目从土司府大门外飞绕过来。大家匆匆一说，头目们分

队散开，点起松燎向寨前寨后仔细搜查，恐防尚有好细暗伏。

映红夫人和禄洪陪着沐天澜罗幽兰回到寨内，沐天澜又问两位老前辈没有惊动么？侍立的头目们报说：“没有惊动。道爷住的屋子近一点，大约听得一点动静；刚才在屋内问我们，奸细跑掉了没有？我们回答已赶跑了，便又安睡了。那位老禅师屋子远一点，根本听不到动静的。”

沐天澜愕然半晌，向罗幽兰说：“这事又奇怪了。”

罗幽兰不解，一问所以，才明白沐天澜惦记着黑牡丹探手取镖，竹帽子无故折断，砸在她头上，才把她惊跑。起初以为两位老前辈暗助一臂，现在又觉不对。似乎暗中维护另有其人。

罗幽兰却暗地肘了他一下，故意用话岔开，讲到黑牡丹心有未甘，应该谨慎防备才是。映红夫人更是暗暗焦急，深愁本寨从此多事；虽有几位武功出众的贵客在此，岂能长期坐守？本寨得力臂膀金翅鹏偏受蟒毒，一时难以复原，从此真难安枕了。大家谈了片刻，已到三更时分，映红夫人便请沐、罗二人上楼安息。

两人上楼进了外间沐天澜卧室，前窗兀自开着；天上起了风，吹得桌上两支烛台火苗乱晃。罗幽兰过去把窗门关上，回头向沐天澜说：“刚才我阻止你说话，怕你漏出马脚来。你想，黑牡丹飞蝗镖出名的歹毒，在她掏镖时，突然竹帽子砸在她头上，当然是有人帮你的忙；我真感激这个人。你的功夫未尝敌不住她，我替你耽心的便是她的断命镖。这人来得恰到好处，这人非但救了你，也救了我。”

沐天澜笑道：“你说了半天，这个人究竟是谁呢？”

罗幽兰原立在窗口，暗地向自己屋内一指，嘴上却说：

“我想这个人定是罗刹夫人。因为两位老前辈没有出屋子，还有谁有这样神出鬼没的功夫呢？”

沐天澜却吃了一惊，不由得向里屋看了一眼；只是里屋黑漆一般，什么也瞧不见。嘴上故意说道：“当真，此刻已是三更，罗刹夫人快来了。兰姊，你把窗开着，让她好进来，免得惊动别人。里屋烛火还没有点，她来时我们到屋里谈话，似乎比这儿机密一点。”

罗幽兰明白他意思，暗地向他一呶嘴，嘴上说：“好，依你。说着又推开了前窗，一转身，随手拿起一支烛台，移步向屋里走去。沐天澜跟在后面，进了屋里。烛光照处，那有人影？两人不禁“噫”了一声，忙把屋里桌上几支烛台点了起来。一室通明，那有罗刹夫人的影子？

沐天澜朝罗幽兰一笑，罗幽兰面上一红。暗想：我今晚怎的这样颠倒，刚才想错了一档事，几乎出了大错，此刻又不对了。我离屋时，明明记得此屋几支烛台一支未灭，窗又关着；便是像外屋一般开着窗，也没有被风吹灭。此刻我们上楼来，独有里屋烛火全灭；明明是有人进屋故意吹灭，藏在屋内。怎的没有人的踪影？真奇怪了。

罗幽兰一时想得出神，猛听得屋外噗哧笑了一声，悄悄的说：“只顾两口子说体己话，把客人冷落在一边，装瞧不见。太难堪了！”说罢，又是低低的一阵娇笑。两人惊得一齐转过身去，罗刹夫人已笑吟吟立在两室相通的门口了，而且春风俏步的走进屋来。

沐天澜骤然见她出现，一时怔了神，说不出话；还是罗幽兰机警，慌赶过去满面笑容的拉着手说：“罗刹姊姊，你真是神出鬼没的奇人。我明知你本来藏在这屋里的，不料你却在外

屋出现。大约你故意灭了里屋烛火，引得我们到屋里；你却藏在窗外，悄不声的从外屋开着的窗口进来了。”

罗刹夫人今晚换了装束，不是白天的苗妇装束了。一身暗蓝软绸紧身密扣夜行衣靠，腰束绣巾，脚套剑靴；头上锦帕，齐眉勒额。中缀一粒极大明珠，光华远射。左鬓垂着半尺长的琵琶结，衬着明眸皓齿媚中带煞的鸡蛋脸，似乎脸上薄薄的敷了一层香粉，淡淡的罩了一层胭脂。烛光底下，格外显得娥眉黛绿，玉润珠莹；耳上压着一对大猫儿眼，宝光闪动，耀人双目，配着她眉梢口角漾起的丝丝笑意，不断一闪一闪的晃动着。身上寸铁全无，背上斜系着软软的一个包袱；大约是外罩的风篋，也许是换下的苗装。

她听得罗幽兰说出她原在屋里，继藏窗外，再从外屋窗口进来几句话，微微媚笑，微微摇头，似乎说罗幽兰猜的不对。一对精光炯炯的凤眼，却觑着沐天澜，似乎说：“你猜一猜呢？”

沐天澜背着烛光，正在暗暗的打量她，被她眼神一逼，不禁面上一红，慌说：“大约我们上楼时，楼梯一响，已闪到外屋；藏身在床顶，或者是帐后，我们没有留神所在了。”

罗刹夫人摇着头说：“你想的更不对了！还没有见着你们，为什么要鬼鬼祟祟的隐藏起来？我又不是小孩子，想藏起来吓你们一跳吗！”

两人一听更惊奇了，一时想不出她用什么门道，由屋里转到外屋去。

罗刹夫人朝他们两人面上看了一眼，笑说：“我一发使你们惊奇一下。在你们一先一后从这重门外进屋来，我也在这时从这重门内出屋去，你们信不信？”